

品读江西

一江名赣

罗铮

小河弯弯向南流。她没有名字，仅仅三四米宽，在任何一张地图上都找不到。但对于四百多户村民而言，她的分量举足轻重。

每天清早，家家户户的第一件事便是赶往河边挑水。河水在桶里上下颠簸，晃醒整座村庄，接下来，敬漱，洗漱，做饭，喂鸡，种田，方能陆续开启。村里的每个人都与小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男人们下工路上，掬一捧水往脸上一浇，疲乏顿减。女人们三五成群蹲在河畔，边搓洗衣裳，边闲话村头逸事。孩子们追逐打闹，没一会儿准蹦进河里，一甩头，水花飞溅。灌溉，淘米，洗衣，洗澡，做饭，样样不可或缺。她抚慰过每一个身躯，精细到每一寸肌肤，每一根毛发。她流淌着一批又一批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每个人从小到大的历程，储存的，忘却的，在小河的密码库里统统可以找到。

千百年来，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小河全方位印刻着村庄的春夏秋冬，记载着历史变迁与精神传承，把一户户的悲欢离合悄然眉批，早已超越了“器”的局限，从一个提供基本生存物资的源头，升华为全村人的精神图腾。

这是我家乡会昌县庄口镇黄冠村的小河。在广袤的赣南大地，类似的小河、湖塘、河湾、港汊星罗棋布。她们流着流着，在地图上绘出密密麻麻的水系，又悉数被两条大江收入囊中。一条叫贡江，一条叫章江。两条大江不奔涓流，翻山越岭，百转千回，终于在一处河滩一见钟情，依偎白天。

于是，一条崭新的大江应运而生。取章、贡二字之合体，是为赣江。

水流到哪里，文明的种子就播到哪里。时间久了，种子破土发芽，开花结果，催生出自己的城郭。汉高祖六年，在此设县，亦命名“赣”。从此往，新兴的城池与章江、贡江水乳交融，修真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繁荣经济商贸，人口积聚渐成规模，逐渐壮大为郡、州、军、路、道、府治所，升级成沟通赣、湘、闽、粤等地的江南重镇。

北宋嘉祐年间，朝廷一纸诏书，将孔夫子的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瀚派到赣江边，任虔州知军。这位来自异乡的交流干部兢兢业业，为这片陌生的土地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为全城百姓留下的最大杰作，是一座楼台。鉴于“州城岁为水啮，东北尤易垫圯”，孔知州“伐石为址，冶铁铸基”，将土城改为砖石城，建楼于其上。竣工后，孔知州遍邀群贤，登台论景，绘了一幅《八境图》，即“石楼、章贡台、白鹤楼、盖笔楼、郁孤台、马祖岩、尘外亭、峰山”八景，并力邀大文豪苏东坡题诗。苏大才子并未亲临现场，单凭超乎寻常的想象力，便将图中八景一一赋诗，挥毫而就《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尽管东坡先生多年后终于实地鉴赏，发出“前诗未能道出其万一也”的遗憾，但这万分之一也足以名留青史。

此外，便是章江与贡江的邂逅之所。此楼台，便是八境台。

天地静穆，远山微茫。舞台的中央，唯有倒“Y”字形的三条大江。其中两条一左一右，领头的浪花恣意一跃，壮阔合流，绵延北往。远远望去，烟波浩渺，草木蕃蔚，薄雾

淡抹，水天相接，绵延起两岸的田野与山峦，好一幅秀丽天成的水墨画。每当登临八境台，都遇见清幽幽绝的三江合璧。它们远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把身上携带的无数沧海桑田和千百年来积淀的民俗、文化、传统合而为一，激荡出丰厚的生命之道。

或许是一座八境台略显孤独，上天又沿章江上溯几百米，赐予一座郁孤台。因坐落山顶，以山势高阜，郁然孤峙得名。虽然始建于唐代，但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偶遇辛弃疾。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这位中国文学史上难得的文武全才被朝廷急调赣州，仅用三个月，便平定茶商起义。胜利并没有让他沉醉，他依然牵挂着北国家园，无法放下收复失地的抱负。郁孤，这个伤感的词，与稼轩心有戚戚。于是在赣州期间，稼轩成了郁孤台的常客。他时常独自登临，凭台远眺，静观章贡二水环流脚下，滚滚北去。翌年，他奉调京西转运判官，赴任途中，在江西万安县造口触景生情，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把名不见经传的郁孤台，拽上了与八境台齐平的高度。

文学史上合称“苏辛”的两大词匠，先后把才华播撒于赣江之滨，难道是一种巧合？他们也根本无法预料，不经意间的一次创作，竟然联袂创造了一条时代久远、文脉昌盛的古城墙之路。这条全国最为完整、全长3668米的宋代砖城墙，从八境台到郁孤台，从东坡到稼轩，从《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到《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中间耸立着王安石、朱熹、文天祥、周敦颐等一众先贤，集宏伟壮丽、古朴蜿蜒、文章锦绣、听涛拍岸于一身。徜徉其间，城外一江清水兀自欢腾，远处田舍烟云飘渺，近处街坊鳞次栉比，有宋一代的文化气息氤氲密布，江风徐徐，鸥鸟翩翩，涛声阵阵，直教人有千重感慨，万种神思。

从此往，一股厚实的文脉强力注入赣江。

赣江昂然北上。穿越庐陵大地。收孤江、遂川江、蜀水、禾水、洸水等支流。在巍巍城郭下，她默默注视着“三千进士冠华夏，文章节义写春秋”的代际传承。在白鹭洲书院旁，她静静聆听着朱熹、周敦颐、程大中、邵雍、张载、程颐等儒学大师的传道授业。在出城的驿道边，她轻轻目送了“一门九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孑然赶考和荣归故里。在青原山上，她牢牢记住了黄庭坚、杨万里、周必大、王阳明、徐霞客、罗洪先们的伟岸背影和珍贵墨宝。她陪伴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永乐大典》主编解缙的发育苦读和茁壮成长，印刻了他们初出茅庐时的青涩。她倾力守护着三千年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新干大洋洲程家商墓遗址上熠熠生辉的1300余件青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江南京见……

蹑足走过的猫

罗张琴

豫章随笔

儿时乡村，鼠多为患，在我们那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养猫。当然，不是养乖巧萌宠的情感需要，而是圈养野猫，并将其驯为捕鼠能手。

野猫中有一种黑猫，身形像狸，外观如虎，毛柔而齿利，擅攀能辟邪，古时富贵人家大都有养黑猫或摆放黑猫饰品的习惯。“黑将军”是在我七八岁时，被姑婆领进家门的一只黑猫，也是我家养的最后一只猫。猫初见，不过大人一只巴掌大小；眼睛狭长，似乎怎么睁也睁不开；舌头常抵下唇，将嘴巴支楞得开一开一，仿佛婴儿在寻母亲的乳头；支不着乳汁，便将头左拱右拱，并辅以又尖又娇的“喵~喵~”声，弱弱喊叫，当真可爱。

半年过后，在姑婆的精心照料下，摇摇摆摆的小可爱长大了，尾长腰短，目光如金银，虎虎有生气。因它超强的捕鼠能力，我们封它作“黑将军”了。每每抓到老鼠，“黑将军”并不着急，而是用小鱼一样的整齐牙齿咬上一口，然后不停用爪子“挥打”玩弄，直至老鼠不再动弹，才皱皱眉头，去寻下一个猎物。看着它悄然又傲慢地从身边走过，我总疑心自己看见的是一只沉默咆哮的猛虎。

黑将军，细嗅蔷薇，这话用来形容“黑将军”对姑婆的状态再恰当不过。看看，只要一见到姑婆，它的眼睛就像是涨了潮。它将尾巴竖得高高的，不停用嘴去蹭姑婆的裤管，边蹭边爱的魔力转圈圈。可是，天知道，在姑婆的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不仅无视

“黑将军”的讨好，还一反常态对过去无比宠爱的它实施冷暴力：白天不再叫唤，睡觉时赶它下床，就连每日的喂食都全部交给弟弟们囫圇对付。

猫是天生高自尊的物种，从来有强烈的自我，实在做不到摇尾乞怜。在短暂的不知所措后，“黑将军”将脊背一拱，胡子一抖，开始远离姑婆，主动站到了那条看不见的鸿沟彼岸。

子夜如霜。一边称的“黑将军”实在是太过可怜了：它一边不顾形象地随地排泄，以散发味道吸引母猫；一边又拼命舔食自己的排泄物，以拒绝那些被吸引者的到来。许是怕吵着姑婆睡觉，它强忍着身上的不舒服，攀上屋顶，放任身体在瓦片上打滚，用婴儿般的啼哭声哀哀叫了一整夜。姑婆其实是心疼它的，小草叶尖还挂着夜晚魂魄的珠光呢，她已然起身去镇上寻来兽医，帮“黑将军”做了绝育手术。

“黑将军”到我家第九年还是第十年，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它离家而走那天，窗外一丝风也没有。没有风，天地陷入一片死寂，让人心里惴惴难安。家中，那从未出过毛病的棕色座钟，突然坏了。姑婆将旋钮器置入锁孔不停扭转，用手指气急败坏拨动时针、分针、秒针，座钟始终一言不发，拒绝给姑婆“当当当”的整点回应。

后院葡萄架下，姑婆窸窣窸窣，将座钟的锁心掩埋，边掩边说：“猫将死时，会把自己藏起来，不让人看见，唉，该是‘黑将军’到年头了。其实，我真喜欢你它哇，我只是没想到成年后它的脸，跟晓H(姑婆最爱的第二

穿越袁州文明。纳袁水、肖江、锦江等支流。韩愈于袁州刺史任上释奴婢、重教化、仰山为民祈雨的勤政身姿，和“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的豪情壮志，都荡漾在她的心头。郑谷、王毅等人燃起的晚唐诗坛最后一抹惊艳霞光，始终倒映在她的眸中。成百上千的书院、书屋、精舍、讲舍、讲堂传出的朗朗书声，一批又一批读书郎悬梁刺股的沛然文风，“袁州进士半江西”的声名籍籍，均氤氲于她的发肤。山水佛踪聚垒起的梵天佛音——道一禅师弘法宝峰，首兴禅宗丛林；怀海禅师住锡百丈，设立天下清规；慧寂禅师创宗仰山，散开禅宗文化本土化后第一叶，令她深深陶醉。在她的血液里，深藏着汉之袁京、晋之习凿齿、唐之彭构云、宋之彭愈等隐逸高士的基因……

穿越豫章故郡。她见证了滕王李元婴刚刚下榻豫章时的心理落差，以及江南第一名楼的29次修葺。她欣赏了太多“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也品味了无数回“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的帝王悲凉。她见识过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千军万马，如何让杏花楼上宁王宠妃的花瓣，抖落得异常剧烈。她受教于陆象山、王船山、欧阳永叔的高谈阔论，也领略了徐孺下陈蕃之榻的名士风流。在她的记忆里，公元675年重阳节，高规格的重修竣工宴上，官员、高绅、名流、文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场景依旧栩栩如生。尤其是那个白衣翩跹、脸色微酡的王勃，踉跄之间笔走龙蛇，满纸繁丽的《滕王阁序》顷刻写就。还有那位戴着斗笠的八大山人，和他的枯枝、怪石、残山、孤鸟、单鱼，如何一步步走向辉煌，化作不朽……

穿越浩渺鄱湖。和赣江一样，这片享有长江“双肾”之一美誉、控制着流域与长江水量吞吐平衡的鄱阳湖，也一望无垠。远方，薄雾缭绕，湖阔波渺，淡定、安详。从鄱阳湖饱经风霜的明眸中，她看到的是一个孩童般的母亲文明，用她的宽阔尺度、宏大体量、广袤结构和瑰博功能，用她刚刚反哺完雍着江、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沅江、湘江的余温，继续反哺赣江，让赣江的源流元气绵长，韧性十足，也让内敛醇厚的赣鄱文明，孜孜濡染长江下游的城镇村庄，在与中华文明其他子系统的碰撞中升华、永生。

并非每一滴水都淹没于母体。她们既溶解于母体，又维系着自身的独立。水是有记忆的。她们博杂的基因里，涵盖了经过的每一寸土地，她们充盈的血液里，蕴含了流淌的每一处文明。于是，赣鄱大地因为赣江，傲然挺立于江南西道。

任丈夫，因某种原因不得不和平离婚)越长越像，每次面对，心绪翻滚，却还是舍不得将它送走；座钟是晓H留下的唯一物什，猫走了，它也就不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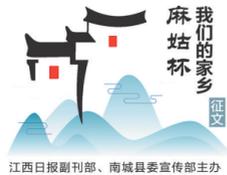
只需轻微改变尾巴的位置和高度就可使身体获得平衡的猫，也许是这世上最具灵性的动物了。在埃及，猫被认为是离上帝最近的圣兽；在欧洲，猫眼中世纪的许多女巫传说联系在一起，传说一个女巫能借用一只猫的身体九次，穿过白昼黑夜，看透生死轮回，因而猫也就有了九条命；在中国农村，一直流传猫能看见鬼魂，出殡时安排人守夜，守夜人常提防着不能让猫们跳上棺木。

“猫，目睹春圆，及午竖敛如线。”《酉阳杂俎》里猫瞳孔会随时而变的记录，我从来也不敢一验真假。我害怕注视猫的眼睛，那明明知道很多却从不显露端倪的猫的眼睛。我一直认为，猫的眼睛其实是催眠大师法力无边的法器，人一旦被施法，将跟着蹑足走过的猫步入另一个世界，仿佛跌落悬崖的一侧，来不及发出半点声音。



第 2214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



稻虾村里说丰年

映星



鄱阳县茨山村村头的小龙虾雕塑

养虾技术，还重金请来技术员时，很多村民坐不住了，纷纷行动起来。

贫困户徐冬春，父亲过世早，弟弟常年神志不清，老婆疾病缠身，一家五口的重担压在他并不宽厚的肩膀上。这个勤快的庄稼人不甘心与贫穷为伍，学起了养虾技术，2018年靠种稻养虾，收入过十万元，与贫困挥手说再见。

50多岁的熊国和当年反对稻田养虾，嗓门最大、吵得最欢，还曾经为此上访告状，2018年靠种稻养虾，收入20万元，成了稻虾共作的示范点、土专家。

村民姜飞龙，前两年只承包了20亩，去年一下扩大到106亩，收入超过40万元，成为全县稻虾种养的典型户，还到外村传授经验。

从“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到“唤起农户同心干”，全村134户几乎家家吃起了“稻虾饭”。如今一亩田的租金已达到500元，是过去在一亩田里汗流浹背辛苦劳作一年的收入，茨山村4000亩稻田因养稻虾成了“香饽饽”，成了抢手货。昔日贫瘠的水田开始流淌金银。

稻在水中长，虾绕稻边游。稻香虾肥、相生相贵，茨山人构建稻虾共作的生态系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目光，订货学技的外地人也纷至沓来。

鄱阳湖米业公司在江西鄱阳工业园区投资办厂的同时，在茨山村建立了育秧和(虾)苗基地，他们看好茨山。

在浙江慈溪创业的乐丰人盛梅松放弃了在外跑味精销、年薪20万元的收入回到了家乡，种养龙虾200亩，拉开了大干一场的架势。

同样在外创业的肖立冬，毅然放弃了过去的生意，一人承包了180亩田，把根扎回了家乡。

村里建起了小龙虾交易市场，成立了小龙虾生产合作社。茨山人不满足单一的稻虾种养，几乎家家购置了插秧机、收割机，还有既能喷药又能施肥的无人机，大家开始走出去承揽机械化农业业务。小龙虾也通过线上线下卖到了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湖南等地，很多远在千里之外创业的鄱阳人和老知青在餐桌上能吃到家乡的美味，分享到家乡的幸福。上饶市人民政府把首届鄱阳湖龙虾节办到了茨山村。鄱阳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发展稻虾产业的扶持政策，计划到2025年全县养殖20万亩，并引进湖南长沙文和里生态美食城开工建设，茨山将成为小龙虾重要供应基地。

黄信文告诉笔者，鄱阳湖米业公司决定今年投资1.6亿元建设智能化稻虾育秧育苗，延伸稻虾产业链条。

茨山人学会了使用互联网交易、物联网服务，休憩时也过上城里人生活：在知青公园散步徜徉，在文化小院书墨留香，在知青广场跳舞唱歌，在文明实践站观影联网，在人大工作站议事商量……

王湘赣幽默地对知青同伴感叹：当年辛弃疾写下“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为茨山村他要改为“稻虾村里说丰年，听取‘哇’声一片”。

因为越来越富、越来越美的稻虾村茨山会不断给人制造惊喜。

“戴盔披甲舞长须，刀剑随身一勇夫。莫道弹弓方寸地，自凭豪气走江湖。”茨山，也将同小龙虾一样靠自信闯出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